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六、白衣虎女

原來公遐走時，柔雲聽出白衣少女和公亮口氣親密，對於自己又有輕視之意。回憶近兩次和公亮打獵相遇冷待情形，不禁心中直冒酸氣。本就憤怒，再看公亮被對方一喊，連話也未說完便轉身走去，不由怒上加怒，再也按捺不下。不是恐怕驚動賊黨，連累意中人受害，林蓉又恐人早驚動，公遐不能脫身，在旁急口低聲勸說，早已發作。等公遐快要逃到崖下，柔雲開頭賭氣，不願與來人相見，立原處，忍氣察聽白衣少女和公亮是否同胞兄妹，忽聽公亮在喊「萍妹」，猛想起妻家只有弟兄二人，來人如此本領，同在一山，平日斷無不知之理。同時又想起近一二年來，離此七十里亂山森林之中出了一個騎虎的女俠。

先有兩家農奴為了所交糧食不能足數，第一次將人喊來，毒打了一頓，逼令三日繳足。走時向惡奴哀求哭訴：所種的田，本來除繳莊糧而外，仗著土地肥美，種些菜蔬，打點野獸，還可勉強度日。本年山洪暴發，將所種莊稼淹沒衝去。因恐莊糧無法完納，必遭毒打。

雖有兩女娃，小的大小，大的莊主嫌她皮膚黑，連做丫頭都不要。父母全家老少十口，逃是沒法逃。當水來時，拼了性命只搶出三成，已有一個多月以草根樹皮充饑。為了水中搶糧，還有三人受傷病倒。想賣二女完糧，山中土人恐莊主說他錢多，無人敢要。

近年糧額越加越多，也無一家敢添人口，就是想娶童養媳的也無此餘力。莊主偏是不肯寬容，哭求了半天，至少要繳八成。前繳三成，家中連糧種都搜光，下半年種子還不知能否向人借到，三日之內如何繳法？反正死路一條。無奈父母年老，兒女又小，死活都難。

去年也是遇見山水，沒有這凶，繳上八成，挨了一頓皮鞭，回到家中。父母見兒子回來一身的傷，正在抱頭大哭，打算全家跳崖，大女黑妞忽然引來一位女菩薩，給了一小袋金沙，說是可以換錢，並買糧食。

先還不知真假，這類銅鐵沙石一樣的東西從未見過，那兩條山口又出不去，挨到第二日半夜，實在急得無法，才拼著命不要，壯著膽子，拿了那十兩金沙，想和莊上各位大爺求說，說是無意之中拾來，聽說可當錢用，不知莊主能否照價折合。莊主一見便自高興，方說值得多，金三太爺在旁低聲說了幾句，忽又改口說成色不好，勉強抵數。

並問還有沒有？當時派人跟到家中窮搜，地皮都被翻過，毫無所得，由此便常有人在左近窺探，並向全家恐嚇：如有藏金不獻，全要活活打殺。提心吊膽好幾個月，又不敢違背恩人的話，說出真情。好容易來人，看出所過日子牛馬不如。偶然打到一兩隻野獸，還要挑那好的連皮送來。

否則，這一頓毒打最少打個半死。來人又因地方大遠，方不再往生事。今年莊稼又長得好，正想一年不曾吃過米麥，今年也許稍留一點，做全家犒勞，並將所租鋤錢還上一點，父母兒女稍吃一點，眼看收割，一場山水沖個乾淨。

如今死活都難，如尋不到那個女菩薩，說不得只好全家跳崖等語，因那惡奴面軟口快，常代他說好話，一時情急，向其訴苦，不料第二日夜裡，兄長聽手下人說，反而激怒，命人次早將他捉來，當著全山土人活活打死，做一榜樣，借此立威，並想由他身上引出那送金沙的女子，是何來歷。

不料眾惡奴趕到當地，農奴全家不見。門上釘著一枝特製的三角弩箭和一張紙條，上寫惡霸王僕罪狀，加以警告。並說，不久便要掃滅全莊，為眾土人除去大害。兄長得信大怒，連命多人窮搜山中，毫無蹤跡。由此大半年來，全家逃走的土人竟有好幾起，敵人影跡始終不見。

上月方在離莊六七里土人家中，看見稻場上蹲著一隻猛虎。去的人原為催糧，先見有虎，不敢上去。後來那虎忽然離開，方始入內，也沒想想土人怎不怕虎。正在勒索雞羊，催逼繳糧，氣勢洶洶，揮鞭亂打，一個白衣蒙面女子突然出現，歷數惡霸王僕罪狀，將人打倒，每人削去一隻耳朵，命其帶信回莊警告。

去的三人還不知虎是她所騎，狼狽逃回。遇見一個本莊教師，聞報大怒，自恃武功，立時趕去。

三惡奴正在山頭上觀望，此女忽由林中採了一大枝花從容走出。教師先喝罵示威，此女笑說：「此花剛採下來，恐怕糟蹋，不願親自動手，你這樣惡人且看你自己的命運罷。」

說罷一聲清嘯，林中便有一虎衝出，朝前撲去。那教師似因對方年輕女子，說話帶笑，未露敵意，正說便宜話，叫她取下面紗，如其看中還可活命；不料那虎悄沒聲突然衝出，連兵器和人全被撲倒，送了性命。

惡奴在上看得逼真，又聽那虎怒吼之聲震動山谷，嚇得心驚膽落，亡命逃回。兄長得信，越發激怒，忙即帶人追去。農人全家已一齊逃光，哪有影子？由此一人一虎出沒無常。偏是形蹤飄忽，幾次發現此女蹤跡，等人趕到，已不知去向。今日兄長還為她大舉出動，窮搜了半日，到夜才回。

此女並有一匹極快的白馬，跑起來蹄聲極輕，好似沒有釘鐵，躡山過澗，其快如飛。看她這身打份，必是此女無疑。她和意中人如此親近，相識必久。越想越有氣，覺著此是情敵，立生惡念，如將此女殺死，兄長回來便有話說。

柔雲念頭才動，白衣少女已先說道：「時已不早，你那萬惡兄長死有餘辜。你雖生在惡霸家中，還有一點天良。照我意思，不能大義滅親，最好連假做作也不必，現在就跟我們同走。香粟村和我安樂洞中，雖沒有上人血汗結成的高房大廈供你奢侈享受，但是沒有倚強凌弱、殘害搜刮人死的惡霸王僕。」

大家安樂度日，有吃有穿有住處，除自己應做的事，大家事完全快樂逍遙。只沒有不勞而獲，誰都要為公眾出力，才能算是自己人。比起你們終日遊手好閒，無所事做，連天然的風景都無福享受，實在高明得多。你意如何？」

柔雲見公亮在旁點頭微笑：意似說得極對，由不得氣往上衝，妒念越重，也不細付對方言中之意，只想把這情敵除去，不假思索，脫口冷笑道：「你休口出狂言，不問我是否大義滅親，也決不會和你一起，為了妻三兄安危，也決不會在他未出虎口以前喊人。至於你這野人，我早就聽說，情願打你不過，決不會和你假打。今日之事勝者為強，有何本領只管施展，不必客氣！」

公亮見柔雲雙眉倒豎，滿面怒容，只當年輕性傲，同伴話太剛直，使其難堪所致。想起這三日內蒙她暗中相助，方才更冒冒險放火燒莊，遣走惡奴，並將仇敵親信爪牙殺死，想放自己逃走之德，忙即低喝：「萍妹，她是好人，你二位不可認真。」

白衣女子也笑答道：「真打倒好，免得賊黨看見疑心。我也不會傷她，要你不放心作什？那邊還有一個，還不動手？」

柔雲一劍刺到，雙方便動起手來。柔雲聽公亮口氣幫著自己，心方略喜，忽聽情敵末兩句，竟也有了妒意。最氣人是公亮對情敵竟是那樣柔順，聽完便向林蓉笑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們稍微敷衍一場吧。」

柔雲既恨仇敵辭色氣人，又悔開頭錯了主意。如將對手倒換，乘此機會還可和意中人表示一點意思，偏和情敵做了對於。恨到極點，恨不能一劍便將敵人刺個透穿，正以全力向前猛撲。

公亮本無兵刃，柔雲方才曾將他那口寶劍帶出，打算送回。動手以前將劍解下，朝公亮橫了一眼，把劍交過。見公亮拔劍上前，正和林蓉假打，才只兩三個照面，二人同是關心自己這面一對，連聲低語勸解，不要認真，公亮並還專勸情敵一人，彷彿自己決非敵手，正在氣苦痛恨。

白衣少女本是一雙長劍，忽然急呼：「三哥你怎粗心？既想保全此女，巴賊不久必遭慘報，你那口劍早晚取回。你如帶走，豈不露出馬腳，連累她們？快將此劍留下。我這劍本是一對，和你一人一口不是好麼？」

四人本做兩對，邊打邊往場外退去。柔雲聞言，由不得酸氣攻心，氣極怒喝：「不要你管！我既將劍還他，多大禍事也由我一

人承當，用不著你費心討好。你那寶劍還不知能否保得住呢，還要照顧別人！」正在低聲怒罵，眼前人影一晃，敵人飛身一縱兩三丈，已到了意中人的身旁，左手劍橫著把林蓉的劍一擋。

公亮好似平日練熟的手法，當時便將原劍拋掉，將情敵右手長劍接過，動作快極而又自然，連看都未看清，便將劍換掉。柔雲怒極，跟蹤縱到。對方已將劍交與公亮，反手一劍架來。鏘的一聲，將自己的劍擋了一擋，覺著虎口微痛，知道厲害。情急之下，暴怒如狂，重以全力進攻。

白衣少女也不再理她，回顧公亮笑說：「你那朋友已上崖頂，差不多是時候了，我兩個走罷。」公亮應得一個「好」字，便往前面縱去。

柔雲見情敵跟蹤縱起，忙喝：「是好的，你和我分個死活，讓他一人先走。我也決不喊人。」一面跟蹤趕上，舉劍就斲。

白衣少女笑道：「我看你真可憐，如何不知好歹？少時留神我的暗器，雖不傷你，也必為你留點記號，以便你那萬惡兄長回來好有話說。方才的話，雖因我生長山中，心口如一，不會說轉彎的話。你生在這樣萬惡人家，就是未喪天良，還有人性，不曾為惡，多少終有一點惡習。

「有時便發善心救人，或名或利，多一半還是為了自己。否則，那樣萬惡的人雖是你的兄長，你如有點志氣，決不能和他並立。便是萬非其敵，徒死無益，不能大義滅親與之拼命，也應斷絕兄妹，棄之而去。如何為了一點享受，雖不合污，仍與同流，我為愛惜你，方以良言相告，你偏多心，見我和妻三哥神情親密，能共患難生死，便生歪念和我拼命，真個笑話。

「你當我虎女雲萍是和人家爭男子的麼？趁早聽我的活，早離賊巢，免得將來玉石俱焚。至於妻三哥對你用情，非但不在我的心上，你如能夠去邪從正，和我們一樣志同道合，像你這樣美貌機警又有膽勇本領的女子，一經歸正，便是佳偶。

「如與三哥結為夫婦，我還為你做媒。男女終要婚嫁，有甚相干，也說不到害羞二字，你怎如此小氣？時已不早，聽否在你。再不喊賊黨出來，我為保全兩個可以變好的女子，要先驚動這班惡奴了。」

柔雲萬沒想到對方說出這種話來，又羞又急。心病被人說破，承認也不好，不承認也不好，手中略慢，雲萍已縱出圈去。方在尋思對方語意，猛想起自己苦戀妻公亮，她是如何知道？分明意中人把近月見面的事告訴了她，心疑故意譏笑，又生妒念，怒喝：「誰聽你的鬼話！」

剛剛追殺上前，雲萍一聲清嘯，跟著便聽一聲虎吼，山風大作，林木蕭蕭，聲如潮湧。皓月明輝之下，虎還未現，左側疏林中先有兩團藍光星馳飛來。緊跟著，便見一隻水牛般大的猛虎怒吼狂奔而出，由斜側裡一躍七八丈飛縱過來。雖然從小生長山中，常出行獵，這樣猛惡雄壯的大虎初次見到，來勢又那等威猛，由不得心神一驚。

微一疏神，林蓉已大聲疾呼：「前面有賊，你們快來！」

同時，又聽對方低喝：「這虎不會傷你，快追過來。如見暗器，你不要躲。」說時把手一招，意中人也飛縱過去，被情敵一手拉住，只一晃眼，男女二人便同縱到虎背之上。

意中人坐在前面，情敵反身背坐，雙腿挾緊虎身，低喝「不要走快」，那虎便往來路山坡上跑去。柔雲見此情勢，越發憤怒，亡命追去。另一面，莊上賊黨聞得虎吼，紛紛趕出，見金三狼慘死地上，木樁上兩人已被強敵救去，二女正在追殺，前面一男一女騎著一隻猛虎已往山坡上跑去，快要入林，忙即紛紛追去。一面取出響箭旗花往空發去。

還未追到前面，二女正是一真一假往前追殺。

忽聽雲萍低喝：「你如再追，我便不客氣了。」跟著左手一拍虎股，右手連揚，立有幾點寒星朝二女迎面打來，其勢又急又准，便想避也辦不到。

林蓉知道不會傷人，沒有躲避，只將衣袖劃破一條裂口，還不怎樣。柔雲瞥見寒光飛來，還想閃避，已是無及。只聽刺、刺、刺接連三聲，兩枝由左右脅下穿過，一枝將衣服打穿一洞，未了一枝相隔較遠，對方不願傷人，用力又小，那支暗器打穿衣服便掛在上面；當中一枝最險，由頭上飛過，將方才新梳好的髮髻打碎，連頭髮也打斷了一絡，隱隱作痛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呆得一呆，那虎已穿林飛馳而去，晃眼無蹤。

等眾賊黨趕到，見此厲害，虎吼之聲已遠，好似繞往相隔十餘里的山谷之中。這等神速，比飛還快。再聽二女說起敵人來了好幾個，連呼有賊。因眾人忙於救火，不曾聽出。後被敵人逼到此間，虎女忽然騎虎趕來，乘隙將人救走。想起平日所聞虎女神出鬼沒許多奇跡，別的不說，單是那大一隻猛虎，先非人力所敵，何況逃出這遠，再看二女身上衣服破洞和頭上斷髮，全都大驚。

想起事關太大，轉求二女，莊主回來，把活想好，設法遮蓋。二女自然一口答應。林蓉心細，當迫人以前早就趕回，將公亮那口寶劍搶入手中。正同群賊回走，便聽空中響箭飛過，知道惡霸已回。方恐雙方道路相同，萬一遇上。方才那聲虎吼相隔大遠，照理無此神速，心疑另外一隻。

忽聽後山一帶又是一聲虎吼，聲震山谷，正是寇公遐逃的一面。那響箭信號又接二連三飛來，正不知這兩人一虎到底逃往何方。賊黨立取信號火花，朝響箭來路發去，告以莊中事，強敵已逃。跟著，又有一枝信號發來，表示惡霸正在追敵，命眾小心，速命一人前往報信，立有一個能手奔往莊後邊，乘上一騎快馬，如飛馳去。

由此隔上一會便有一聲虎吼，在西南角上山谷中傳來。最奇是時遠時近，吼聲相隔少說也有五六里。等到半夜，惡霸方始怒衝衝率眾趕回，見全莊已被火燒去了一小半，糧倉之外還有好幾十間高房大屋。

正在暴跳如雷，向二女和眾惡奴追問喝罵，並將公亮的劍要過，方說：「我中誘敵之計。不是妹子愛這一口寶劍，帶在身旁，看那火起之處，敵人早已埋伏莊後，此劍恐也被他偷走。」

說完，將劍交還。柔雲想起公亮薄情，滿腔幽怨，心腸冰冷，賭氣說道：「此人實在可恨。這口劍哥哥隨便賞人，我不要了。」

旁立一個賊黨名叫謝杰，早就想要此劍，被主人的妹子搶前討去，心正不捨，又是惡霸死黨，人最兇險，聞言立時將劍要過。剛剛掛好，忽聽對面山峰後又是震天價一聲虎吼，惡霸怒極恨毒，當時想好主意，吩咐群賊分兩路上下包圍過去。因料敵人故意擾鬧，使其激怒，打算聲東擊西，決想不到會由崖上越過。

又知每出必要騎馬，敵人聞得馬蹄之聲便自避開，所以尋他不到。便令數賊騎馬繞路追往，自同幾個能手徑由崖上越過。並令謝杰帶了餘賊加緊防守，分途搜索，看自己走後是否還有敵人潛伏，想要調虎離山，下手暗算。姬即匆匆趕去。

謝杰得了一口好劍，正在興高采烈。又料敵人用火誘敵，必有詭計。既要討好貪功，又想當眾逞能，惡霸一走，當時把人分成三路，兩路均是十多人一隊，左右前後分散開來，輪流搜索。

斷定如有敵人，必是偷偷摸摸，最厲害的虎女和妻公亮已先逃走，決不敢公然出面；憑自己的本領，出來也是送死。一時驕狂自恃，只帶兩人，假裝踏月看花，一路查看過去。由莊後繞了一圈，越過小河，漸漸繞到虎女迷路樹林前面。忽想起這條路通往山口，此外多是高山峻嶺，就是那虎能夠上下，也不會逃得那等快法。

正查看虎的腳印到底逃往何方，如何出去，目光到處，忽然發現虎跡只在樹林深處來路左側一帶，乃林中心的一片空地，只有幾堆丈許幾尺高下不等的亂石。心方一動，起了疑念。回顧兩同伴因被自己止住，埋伏林外，四面窺探，沒有走進。山風過處，相隔不遠大樹後似有一片白影閃動，彷彿掛著一片被單。

剛把手中劍一按，待要掩過，隱聞身後鼻息咻咻，似有猛獸走來，忙即拔劍，往旁一閃。頭剛一偏，猛瞥見一隻水牛般大的猛虎，身上虎毛根根倒立，目光如電，血口張開，正朝自己發威，偷偷掩來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剛大喝得半聲，往旁縱避，腳才離地，猛聽嗖嗖兩聲，剛瞥見一個白衣蒙面，頭戴虎頭套，身後一件白披風的女子，還未看清形貌，腦後便連中了兩枝暗器，倒地身

死。林外兩個惡奴聞聲趕進林內，探頭一看，只見一隻猛虎穿林而去，教師橫屍就地，頭腦已被敵人暗器打穿，血流滿面。

謝杰人又貪功，所帶兩惡奴本領有限，料知虎女去而復轉，想起平日所聞，心膽皆寒，哪裡還敢停留，連賊屍也不顧，亡命一般往外飛逃。出林不遠，一面狂呼，發出警號，那兩隊教師打手正照謝杰所說時分時合，到處尋找敵人蹤跡，聞聲紛紛趕來，入林一看，人虎均已失蹤，只有謝杰一具死屍，兩枝暗器，全都打中頭上，腦漿迸裂，死得極慘。

那暗器似鏢非鏢，前頭較重，約有小手指粗細，形如一杵，後面漸細，尾梢上有三片又薄又小的風葉，長還不到兩寸，寒光映月，鋒利非常。一在死人身旁不遠，另一枝釘在樹上，下面還有一片樹皮，用刀刻了「報應已到」四字，筆畫潦草，不細心決看不出來，知是虎女所留。

虎女威名早在人心，似此出沒無常，形蹤飄忽，眾賊黨全都膽寒，平日驕橫，專說大話，表面還不能示怯，只得聚在一起，仗著人多壯膽，虛張聲勢，同在林中搜索了一陣。除發現一株削去一片樹皮的老樹外，什麼也未尋見。這時莊後的火已全救滅，只有幾堆坍塌的房屋還有黑煙冒起。

因惡霸平日多疑，厭惡土人，不是奉命為他做苦力，照例不許入莊一步。以前也曾發生兩次小火，土人趕往救火，反被惡奴攔住打罵，不許近前。事後卻令打掃火場，重建房舍。所失財物便迫令這班土人分攤補償。稍微延宕，或是無力完納，經眾苦求之下，碰著惡霸高興，還可寫好錢糧數目，等糧食收割分期還完。

否則便遭毒打，非等惡霸派人去到家中搜盡刮光，粒米無存，吃的也是野草根，實在壓榨不出，方許寫下欠字，本上加利，到時償還。仗著山中地土肥美，土人為了完糧，全家老少日夜勤作勞苦，又有許多貴重藥材獸皮可以折價。雖然所折只得十之一二，到底還可冒險努力求取到手，可是那血汗也不知流了多少。

起初惡霸也覺租糧要取土人所得十之七八，有那天災人禍，無力完糧的土人經過毒打威迫，以身折價算作農奴的，更是所得全要獻上，自家食用還須另掘山糧野菜度日，比起近城一帶的佃戶所繳租糧多好幾倍，也頗滿意。不是對方繳不出來，想要立威，也不無辜吊打，有時想起還覺太過。

及至失火之後，心中痛惜財物，同黨爪牙又獻計說：「土人仗著山中地好，副業所得比田裡更多，平日偷運出去販賣，或是藏起，他們種了多少年的田，不能沒有良心，莊主燒掉許多東西，理應他們孝敬。」

土豪先還不信，後被這班惡奴說動，去的人再一狐假虎威，毒打惡罵，暴力淫威之下，逼得當地土人心魂皆顫。為了保全殘生，盡其所有全數獻上，不夠再賣身寫欠字。土人膽小，知道惡霸利重法嚴，心腸殘忍，更怕極了這班惡奴，想起閻王債的厲害，便自心寒，於是想盡方法，拿血淚和汗水，在勤種勤收之外到處窮搜山產，想將欠糧早日補足，免得惡奴不到限期便來威逼，受盡打罵凌辱，還要強賠笑臉，設法賄賂，家中妻女稍微長得端正一點，來人再要是個色鬼，還要忍氣吞聲任其調戲，有時連人也要被他占去。

無如受害受迫逐漸而來，由祖父起已有不少年數。一則習慣自然，明知當初人山開墾，雖是惡霸祖父領頭，不過他家有錢，借用了他們的牲畜農具，均是公眾出力，才有這幾百頃良田，上一代平分一半糧食，所開的田算是租田，已不公平。一則地土肥美，收成甚多。

退一步想，他是領頭的人，牲畜農具也是他家所備，所值雖還不過所分去的一年租糧，這多年來本利已超出好幾十倍，自家能夠安居樂業，還有富餘，至多有兩人偶然背後議論：巴家只出了一點少數的錢，田便算他所有，坐享現成，窮奢極欲，便宜太大。說過也就拉倒。等幾個同時開發的老年人死後，連這一類話都極難得聽見。可是巴家由第二代起便越來越凶，由春秋兩季租糧變成種一次要一次。

又因有幾個沒出息的土人新春拜年，被惡奴引誘賭博，輸錢太多，利上滾利，把全年勞力所得白送與人不夠，還把身子賣作他家農奴。此端一開，方越來越凶。到了惡霸這一代，更是想盡方法剝削凌辱，時遭毒打。除田產外，連別的副業也要獻上十之六七。開頭幾年仗著祖上勤儉遺留，折價貼補，或是覓到貴重藥材獸皮，出山換些糧食，還能度日。

彼時山口無人防守，偷運容易。因有兩家土人做了農奴，實在受苦不過，仗著人少，一個全家棄田逃走。一家夫妻哭了兩夜，竟聽貧病交加的老婆上吊自殺，次日將人埋好，便自逃走。心中恨毒，無可發洩，想往放火，恐怕連累土人遭殃，只在走時把惡霸的兩匹愛馬刺殺了一匹。

不料惡霸勢力太大，城鄉一帶財產更多，官府均有勾結。結果那人仍被捉回，每日毒刑拷打，接連十多天方始受盡苦痛，磨折而死。由此兩條出口均有專人看守，一經捉到固難活命，逃往城中告狀，反被官差捉回，死得更慘。上天無路，人地無門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咬牙忍受。因想早日還清，百計千方滿山想法，夜以繼日。凡可折價之物全部搜來獻上。除了一身骨架，已空無所有。

惡霸因聽惡奴蠱惑，說土人假裝窮苦老實，比城裡人刁滑得多，都是生來賤骨，好說不聽，更占不得一點上風，非加重打罵榨不出他的油水。不知人力已盡，所得比預計補償反而加了兩倍。最好是山產藥材獸皮之類，比糧食所值加幾十倍。難得土人生自山中，不知貴賤。

雖因生自膏粱，又經柔雲常年苦勸，未全聽惡奴的話多生花樣，如法炮製，可是家中不能出一點事，稍有題目，便要迫令土人補償，認定只要毒刑拷打，什麼都逼得出。先照當年所收的例加了許多糧租，後經全山土人跪地號哭哀求，打死了好幾個立威，又逼死了一家人命，連身邊幾個心腸稍軟的惡奴均說難辦，代為求情，方允暫緩，只加兩成。

第一場火已使全山農人所有的一掃而光，還死了好些人，惡霸自家卻添了好些高房大廈和許多藥材獸皮。過不兩年，在土人戰戰兢兢，日夜勞苦耕種彩獵之下，剛把欠數還清，又發現兩處山產，正想以後日子雖苦，能免毒打威逼已是萬幸。不料眾惡奴看出土人不似前日那樣背人悲哭，上次借火威逼，得著甜頭，想要於中取利，偷偷放了一把小火。

總算土人命不該絕，被二女夢中驚醒，呼救得早，只燒了半間糧倉。惡霸城中回來，見所失無多，新納愛妾卻是土人之女，聯合幾個心軟的婦女再三求勸，雖然答應，不似第一次厲害，只令照實賠償，每戶所攤不多。又聽愛妾哭訴以前惡奴威逼之苦，新寵頭上，忽發善心，不令惡奴催逼，只將土人召集一起，令在一月之內量力分攤。就這樣，土人也是提心吊膽多少天，嚇病了好幾個。

平日一聽莊中失火，便望天號哭，心魂皆顫，週身亂抖。惡奴為了有利可圖，惡霸又深知多年虐待土人，仇恨已深，全仗平日凶威鎮壓，自己固不會落在下風，但須防他情急拼命，乘機暗算，曾下嚴命，未經允許私自入莊，必殺無赦。當夜遠近土人遙望莊中響箭旗花，知道發生變故。

想起平日所聞，雖然暗喜，仍是將信將疑，惟恐連累自己頭上。正在禱告皇天，如依平日心願，惡霸真遭報應，死也甘心。忽然發現火已高起，登高一看，莊中只是大火，並無敵人。除莊左右近處那十幾家均是惡奴親友所種肥田，算是佃戶和莊中近人，平日也是豐衣足食，只在農餘做點粗事，利害無關，此時正在相助救火而外，餘者都隔著危崖深谷，被山擋住。先見天紅，還當惡霸和前年中秋納妾一樣，大放花燈煙火，在彼享樂。

時近中秋，休說酒肉，連好糧食都未能儘量享受，相形之下，想起傷心。自己血汗所得，供人享樂浪費，這樣花燈看了自更難過，誰都沒有心思觀賞。同心一意，巴望自家的心願，誰也不想看。後見紅得厲害，方始登高看出，空自膽落魂飛，心寒體顫，望火悲號，非但不敢往救，還恐對方看出，當作幸災樂禍，又遭毒打，一個個伏在峰崖高處向下偷看，見火勢越大，有幾個苦痛仇恨大深，心中恨毒的，便向眾人分頭密計：這次仇人損失大大，我們萬賠不起。

反正是死，真要和上次失火一樣，只好和他拼命。眾人正覺別無生路，跟著便聽虎吼，前言已驗，雖未轉憂為喜，心卻寬了一半。後來人被救走，虎吼連聲，每吼一次便加上許多指望不提。那大的火無人往救，快滅之時又有警兆，是會武功的全都趕了出

來。又聽說敵人是那白衣蒙面的騎虎女俠，全都膽寒，不約而同聚在一起。後莊火場只剩了二三十個老弱婦女。

眾惡奴正在林中搜敵，忽聽莊院後接連兩聲虎吼，同時烈焰上騰，又有兩處火頭冒起，知中敵人之計，喊聲不好，蜂擁趕出。還未到達，前見猛虎已由後莊衝出，上坐白衣蒙面女俠。內中幾個能手猛想起敵人只得一個，自己這多的人被她鬧得河翻水轉，太不像話。仗著人多勢眾，一聲呼喝，剛把手中暗器取出，待要迎敵。先是虎女揚手一蓬寒星，迎面打到，同時震天價一聲虎吼，虎已躍過莊橋，朝眾惡奴迎面撲來。